

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

等勸善書對佛教修持法門的影響

蕭登福

壹、序言

善與惡，本來是相對，且是抽象的概念，難以去計數的。而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卻努力把善惡事情具體化，分別列述善、惡事，方便於區分，也方便於遵遁。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則把善惡功過數量化，按照事情的輕重，予以不同的點數；每一件善事依其事情大小加以區分，由半功、一功，至百功；惡事亦依其大小，由半過至百過；然後加以計數。積累年歲，可以自行統計所行善惡點數，並由此而知自己功過各多少；甚便於民眾奉行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善惡感召與天神降賜禍福吉凶，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在計數所行善惡功過之多寡；一屬理論闡揚，一則倡勉力行。

《太上感應篇》一書，近世學者以為出自北宋末，儒釋道三教融會的時期；確切的撰作年代不詳（註一）。今所見最早的註本為南宋·孝宗朝的李昌齡《太上感應篇註》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·太平部·義字號》。

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·洞真部·戒律類·兩字號》；此書的撰作年代，據書前又玄子〈序〉說，又玄子於金大定辛卯年（西元一一七一年，金世宗大定十一年，南宋孝宗乾道七年）二月二日夜子時，夢入紫府，朝禮太微仙君，仙君授以《功過格》，醒後歷歷在目，於是筆之成書。是書撰於南宋孝宗乾道七年，撰作年代在《太上感應篇》之後。

這兩本書對民間影響極大，不僅影響道流、被明清儒者借為修身之道，並且亦為佛徒所遵循，明世的雲谷禪師、蓮池祿宏、袁了凡，近代的印光法師等，都是佛徒而力倡遵行《功過格》與《太上感應篇》者；明世蓮池祿宏更依據道教《功過格》而仿制成佛教形式的《自知錄》。於是依經所說善惡而修持，且記錄自己修持成果，成為佛、道共遵的民俗。佛、道二教皆尊奉《感應篇》與《功過格》為修身法要。

貳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對明代佛徒修煉法門的影響

撰寫於北宋末的《太上感應篇》及南宋孝宗朝的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二書對明世及其後的佛教徒，均有深遠的影響。

明代僧人如雲谷禪師、蓮池大師，佛教徒如袁了凡等人，對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二道書的勸善懲惡，都深所喜愛。明世有不少士人親依《功過格》記錄自己每日所行之善惡事（見《了凡四訓·積善之方》），可以看出《功過格》這類的善書，在士大夫間的影響力。其中佛門的雲谷禪師及蓮池大師又仿照《功過格》而撰成具有佛教色彩的《功過格》與《自知錄》，想要以此來做為僧人佛徒依此修行的法門。袁了凡則於晚年撰成《了凡四訓》，以親身經歷來印證遵行《功過格》的效益。近代佛教界公推的高僧印光和尚，對《太上感應篇》語多推崇，數度印贈道教這類的善書，並為之校正與作序。《太上感應篇》及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二書，並不因為是道書，而見摒於釋門。今分述於下：

一、雲谷禪師倡《功過格》與明·袁了凡《了凡四訓》

雲谷禪師，法號法會，別號雲谷，據他的弟子憨山釋德清《雲谷大師傳》所載，雲谷生於弘治庚申，死於萬曆三年；生卒年為西元一五〇〇年至一五七五年；生年比蓮池早了三十五年。雲谷是當時有名的禪師，袁了凡在青年未中舉時，於明·穆宗隆慶三年（己巳年，西元一五六九年）曾訪問雲谷禪師，兩人在棲霞山寺中相對坐三日，談論因果，雲谷告以富貴可求，壽命可延。雲谷所談的因果，是道教家族式的因果及道教「我命在我不在天」的觀念，和佛教自業自受、父子不相代說法不同（註二）。在

